

# 受難與難受（二二八事件傳真）

——受害阿山話當年（本文插圖刊第8、139頁）

● 郎 萬 法（曾任政治大學、淡江、輔仁、逢甲等大學副教授、教授）

## 化解客輪一場紛爭

當年「二二八」事件阿山受難，今年二二八阿山難受。

先對「阿山」，予以註解。台灣光復初期，對在台省民之間，由於相互歧視，有各種界限劃分。有阿山、老山、半山、靠山以及不屬以上四者之原住民。當然，原住民中又可劃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山地人。所謂阿山，泛指光復後自各省來台人士，包括軍公教人員以及普通商民與觀光客。平時不論省籍，一律被稱為上海人。老山者，係日本統治時期自大陸渡海來台討生活而定居者。半山者，乃原籍台灣，抗戰前或抗戰期間，赴大陸求學或工作，光復後隨政府返台，亦可謂衣錦榮歸者，可能也包括在日本佔領區為虎作倀、為非作歹者流，或經營正當事業者；總之，不管做啥，一言以蔽之，凡回歸者，統稱半山。至於靠山，則望文生義，概指幫助接收而取得政府官員信賴，狐假虎威，對同僚頤指氣使，對百姓耀武揚威者流，用靠山稱之，名正言順，堪稱允當。

近二、三年來，對沉寂快半世紀的二二八事件，舊話重提，甚囂塵上。尤其今年，更是變本加厲，平反、喊冤、賠償，各種聲浪，此起彼落，到處可聞。集會討論、新聞報導、電視採訪、連篇累牘，不勝枚舉。一面倒的局面，洶湧盛哉。不論是：想進佔嘉義機場，或想攻打高雄要塞，或阻礙軍隊下船，或圍攻公署，或放火燒損公私財物，不管是當場死傷，或事後被捕處決，連同一般善良無辜犧牲者，凡在該事件亡故者，如係同胞不管好歹，一律視同冤魂。均應予以追薦，平反撫卹。

而外省同胞，在該事件發生後，軍隊抵台前，慘遭殺害或受難而僥倖漏網之「未亡人」，各方賢達却多未予考慮。似乎有失厚道。

筆者，是該事件受難者，人微言輕，對該事件因果不願再加考證，對專家各種主張，亦不擬臆說評論。謹就親身所見與自身遭受，不揣謬陋，具實以告，藉供有心人斟酌推敲，并祈方家正之。

民國三十五年秋天在台南輪上就發生了一起小型二二八事件。勝利翌年初秋，筆者孑然一人

自上海搭台南輪，崑赴台灣，向專賣局報到。船甫開出吳淞口，便不斷有人三三兩兩向隔壁房艙一位道貌岸然中年人士報告，看起來，他們之間都很緊張，我乃集中焦點，也對他們注意起來。不過他們講的話，似懂非懂，國語中夾雜着方言與日本話。同船嘛！既有同舟之雅，就該同舟共濟。況房艙就在左鄰，自不應袖手旁觀。便插嘴問個究竟，經那位中心人物說，他們是旅居東北遭受蘇聯軍人迫害的台胞返鄉團，大都購買統艙船票，而無艙位。他說：「我們團員與兩位空軍士官，爲了爭佔艙位，發生衝突，對方有鎗，我們人多，若僵持下去，則人命關天。我是返鄉團長，他們是來請示如何處理。」經互道姓名後，我乃建議，怨仇宜解不宜結，事不宜遲，旋自告奮勇，相率三步當兩步跨出房艙，請團長昭示他們的團員稍安勿躁，並表明我乃和事佬的立場，希望大家穩住情緒，暫時節制，不要尾隨跟進。我便以大無畏的精神，朝着兩位空軍方向走去，表明身分，請勿開鎗，聲稱都是到台灣爲國家作事的人，台胞剛回到祖國懷抱，互相要珍惜這份情結，一切要忍讓，……經過一番苦口婆心，雙

方感動，一場紛爭，平安落幕。而我，一時之間，衆星拱月竟成了新聞人物。

### 同舟貴人關心安全

於是跟這位團長何金生先生，一見如故。一路上跟他夫人與兩位小女兒，有說有笑，情同家人。船抵基隆，由於彼此工作地點尚未確定，在互道珍重聲中，分道揚鑣。我便搭車逕赴台北，下榻專賣局宿舍寶天錫先生居所。盤桓數日，荷蒙主人諸多照拂，不旋踵，又認識專賣局啤酒廠周元選、蘭春池二兄與台北酒廠吳紹先、楊麗明二位課長。由於這幾位都是性情中人，待人誠懇，惠我良多。雖在異鄉，并不寂寞，且感溫暖。不久，隻身南下台中酒廠報到，先擔任總務課長。少頃，又承乏副廠長兼總務。由於廠局分家，各自獨立門戶，應與應革，百廢待舉，乃大刀闊斧幹起來，褒貶自在意料中。

未幾，總局派員前來台中駐地統籌收購稻米，供全省十二三家酒廠全年造酒用料。爲數龐大，影響米商心理，自不待言。總局并指定由台中酒廠總務人員就地協助，不得有誤。大家都知道，強龍不壓地頭蛇，於是總務課長便成了被包圍的對象。雖然一再宣示，所有米商公平競爭公開投標，但仍有暗中較勁，各顯神通。有的，對我誘之以利，講明得標成交後，每包回扣若干；有的，對我先送秋波，用麵粉袋裝一整袋鈔票，送到家中，以示絕非空言，我只好當場曉以大義，囑其立刻提回了事，否則，將以行賄報警；有的，對我動之以情，其中之一，私下請教，可曾認

識何金生先生。答稱：「我們同船來台，迄今消息杳然。」這位仁兄便把握機會，聲明，他與何是表親。一表三千里，旨在套關係，想達成標購目的。最後，雖未得逞，却促成何金生先生與我又有了接觸，并且常相往來而成莫逆。真可謂無巧不成書，二二八事件中，他便是我底救命恩人。這位何先生，也就是後來擔任台灣省議員、台北市民政局長、台中縣長的何金生先生。

### 上天入地折騰半月

民國卅六年二月廿八日，台北爲查緝私菸，引發二二八暴動事件，台中市政府下午就接到消息。傍晚，市長召集各單位開會說明二二八原委，并囑出席人回去時對外省部屬，轉達市長善意，希望近幾天外省人無要事不必外出。即便出去，也不要穿戴像樣服裝，以免受害遭殃。散會後，自忖，台北鬧事與台中何干，未免小題大作，誇大其詞。翌日（三月一日星期六）到廠後，遵市長囑召集外省同事，把開會內容照本宣科，用爲塞責了事。

三月二日，我利用星期假日，想去嘉義鐵工廠視察一個月前訂製鍋爐，想了解進度與用料是否與合約相符。大清早就到火車站候車，查看南下時刻表，到嘉義列車尚有廿多分鐘。但是，車站除我之外，別無他人。等了一刻多鐘後，售票窗口，仍未拉開窗簾售票，心中稍有納悶。便敲窗詢問：「車快到站，何以仍未售票？」答稱：「誤點，車上鬧事。你是『上海人』，就是列車到站，也不能買票上車，車上有暴徒專打外省阿

山。聽說，就在列車行駛中，凡屬阿山，會講日本話而不會講台灣話，就被丟到窗外，因而誤點」。原來如此，偌大車站所以冷冷清清，如同戒嚴，可見有的人早就知道。乃悵然走出車站，打算回去。剛出車站大門，看到對着車站一條大街，已有悍徒施暴，毆打行人阿山。還有持白布黑字橫條行列前導，尾隨羣衆，邊行邊喊，宣稱台北已有人在電台廣播，號召大家反抗阿山。台中方面已佔據憲兵隊軍火倉庫，警察鎗械已被沒收云云。

原本毫無心理準備，乍看乍聽，有些驚恐，不免楞住。定神一想，是非之地，不宜久留，便迅速往回溜，并打算向宿舍內的外省同仁說明情況。歸後，靜坐片刻，先信步走到文書股李庚端先生家中，正好有四位外省同事搓麻將，同聲說：「已近中午請副座留步別走，一塊打牙祭。」打過招呼，便對四位說明車站內外，發生情況。他們聽罷，大家呆若木鷄，不知如何是好。正談論中，我家女傭伴同廠內一位本省工友慌張來到，急稱：「暴徒已經打到局長官舍而有鎗聲，還有救火車隨後，眼看一部分人朝向副廠長你的官舍走來，趕快到我家躲避一下。」一時，六神無主，只好隨着工友繞道走到他家，便把我藏在房間被櫥內，純樸工人，善意可感，至今難忘。蹲在黑暗櫥內，不是滋味，稍後，仔細一想，身爲酒廠三四百人中第二號人物，貪生怕死，躲在工人家中被櫥裏，成何體統。轉念想起文天祥正氣歌，讀聖賢書，雖非聖賢，見賢思齊，總要學着養天地之正氣，法古今之完人。於是打開被櫥，

走向門外，工友攔我不住，也徒呼奈何。便朝自家官舍方向走去，距離約百公尺外，遠見有人用救火車噴汽油點火，把我的細軟財物堆在巷道中焚燒。其中一人見我走來，喊道：「打阿山」，於是對我迎來，我調頭就跑，後面且追且丟石頭、酒瓶、木棍，朝我身上打來。我大概把所有的潛能力量都使出來了，到底奔跑多快，無法測量，總之，暴徒未追上。事實。不過，暴徒不知道我就是他們的對象，否則一定窮追不捨。精疲力竭之餘，感覺上，已無追打，才敢回頭偷看，頓感周遭寂靜，死氣沉沉。再遠眺酒廠烟肉，辨別方向，原來，已經跑到郊外，距起點起碼有四、五華里之遙。這真是爲了苟全性命落荒而逃，早已忘了混身被毆的痛楚。停下脚步，舉目再望，一片稻田，大有茫茫然何處是兒家的悲慨，不免潸潸淚下，無語問天。有道是，車到山前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左望右望，頓時發現正前方就是何金生先生房舍，心情稍感開朗。便順着田埂，直趨何家。何夫人一見，忙說：「金生一早就出去看你，中飯亦未回來吃，且請坐，別走了，等金生回來再說。」這倒是正中下懷，當時即使要走，亦無處可走。一般人所講的「茫茫然如喪家之犬」平常說說而已毫無切膚之痛，當時，倒真有這種感受。

傍晚，何先生回來，相見大喜。他說：「先到你住處，還見你所有財物衣箱放在路當中被燒成一大堆灰燼，僅有幾只金元寶，閃閃發光，尚未被人搶走。然後聽說你死在菸葉場附近，去看，不是；再聽說，你被打傷在車站，去看，也未

發現；又聽說，耳朵被人割掉，血淋淋躺在監獄門外，去看，也不對，到處找了一整天，沒想到竟在我家找到了。」問明原委，堅持相留，不要走了。飯罷聊天，何先生特意製造氣氛，幽默說：「你真行，告訴你全部家當被焚，你倒不動聲色，有氣度！不簡單。」其實，這倒不是什麼慷慨大方，命都不保，何顧身外之物。三月三日，何先生出去打探消息，知道台北局部機關被佔領，比台中輕微，倒是嘉義攻打機場，高雄進取要塞，雙方死傷慘重。并言道，台中領頭燒殺造反的領袖叫謝雪紅，謝是女性，曾參加共產黨，留學蘇聯。日治時期判刑被關在監獄，台灣光復，才大赦出獄，在台中公園附近開設大華酒家。那時節台中還有醉月樓、開羅等酒家，一般酬酢，總到這幾家比較光彩。所以我跟謝雪紅也有數面之緣，從未想到，險些死在她的石榴裙下，倒是始料未及。

我在何家總共住了兩週，這期間常有人前來搜索。因為我是黑名單乙員，不管酒廠造反派或謝雪紅領導的新組織，我都是「要犯」也是「逃犯」，非逮捕處死而後快。究其原因，在二二八之前，廠裏有大批員工，早上帶空飯盒進廠，中午偷用廠裏「原料米」蒸「便當」吃，放工回去時，再偷裝一飯盒生米帶回家，正是名副其實的米蛀蟲，時日一久，請問公家要損失多大。我得到情報，立刻在下班時突擊檢查，召集門房所有守衛人員，將每人飯盒打開，帶米的站一邊，未帶的站一邊，登記姓名，用爲獎懲。再將帶米的飯盒，把米倒在一起，約有一公尺多高，像一座

小型金字塔。還有人檢舉倉庫管理員，監守自盜，盜賣貴重物資，如酸鹽之類，經查屬實，送警判刑，二二八却被放出。這一批員工，在暴動時，打死人不償命，肯饒過我嗎！不言而喻。至於謝雪紅那批人馬，以打擊專賣局有關單位外省首長爲號召，亂殺無辜。我既是黑名單漏網之魚，必然到處搜尋。而我在台中，何先生是我唯一好友，辦公室同仁衆所週知，因此何家「涉嫌」最大，一定是搜索目標。而這些「義勇軍」倒真帶有棍棒武士刀、手榴彈、鎗械等武器，好不威風。到何家搜查無着，對何氏夫婦宣稱，窩藏阿山與阿山同罪。換言之，若在何家查到我，我被殺戮，何氏仇讎，也會遭殃。

第一夜平安無事，第二天就有人前來查詢我的下落。爲防範未然，先將日式房屋客廳榻榻米掀開，把木板鐵釘撬開，以備不時之需。第三天便有大隊人馬前來敲門，說時遲那時快爲了免去嫁禍何氏夫婦，趕快掀起榻榻米與木板，一頭鑽下去，孰知年深日久從未打掃，底下灰塵可想而知，加上呼吸緊迫，自然滿腔灰塵。這時，客廳榻榻米上已有有人聲足跡，爲避免打草驚蛇，我雖想咳嗽却不敢咳嗽，這種難受滋味，恐怕很少有人嚐過。爲避免被逮個正着，只好再絞盡腦汁設想躲藏方式，抽空便把客廳後面房間木板製天花板撬開，用爲隨時上去。另一幫悍徒，第四天也來搜捕。由於事前未經演習，那裏知道天花板上面，只可蹲不能坐，動輒有聲。本來天賦拙笨，四肢就不靈活，而從存放被褥櫃內爬上去，費時費力，上去後，驚魂未定，搜捕我的傢伙早已登

堂入室。當時我在上面兩腿酸痛無以復加，想動而不敢動，動則「吱吱咯咯」作響，豈不洩漏天機，自投羅網。而這羣「起義」份子盤問時間越久，愈發加重我的痛苦。事後下來，兩條腿已經不能彎伸，近於麻痺。如此這般，上天入地折騰了很多天，真不是人受滋味。日復一日，坐立不安，度日如年，可能比蹲監坐牢還要痛苦。而更苦的應屬何氏伉儷，為我担心受怕，一如驚弓之鳥。

### 落幕謝宴酒醉兩夕

「三十功名塵與土」，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年，我正好卅歲。經過一場無妄之災，心態上，變得非常消極。事件整整鬧了兩個星期，迄劉雨卿師長率軍抵台，整個環境才有轉機。稍後，整個師部進駐台中。原來那些沐猴而冠的悍徒，一部分做鳥獸散，一部分整批率隊進入山區。謝雪紅也就是這樣順着山路遁走，而逃之夭夭，後來成了共產黨政權要員之一。

酒廠裏原係包裝股長，二二八後，自封為廠長。事件平息後，他官復原職。雖然忽上忽下，這位仁兄倒是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兩週艱難，我終於重獲自由返回酒廠工作。由於廠長劉述豐受害，傷勢未癒，仍須休養，總局派我代理廠長。在別人看來這是因禍得福，而我個人感受，倒是高處不勝寒。雖然到職未及半年連陞三級，由課長而副廠長而代廠長，好不羨煞人也。我則認為台中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而向上級請辭，擬離職返滬。總局回文指示：「姑准調職到樹林

酒廠，等候救濟後再議；俟台中酒廠新廠長發表到職交接後，再去樹林到差」。在無可奈何下，只好從命。

其間劉雨卿師部一部分官兵，進駐酒廠辦公，端在調查暴動份子，并一再向我查詢廠內暴動情形。我却堅持宣稱：「酒廠同仁均安分守己，未受惑感。為安定正常生產，不能羣龍無首，才有包裝股長出來維持秩序而已，不算過分。」三言兩語搪塞了事，因而全廠并無一名員工受到處分，家屬更無波及。以德報怨，豈不更加心安。

一切重新就序後，為了歡迎師部駐紮台中，我們專賣局六個單位連名表示慰勞。利用星期日，借學校禮堂找外燴包辦酒席，宴請官兵代表。統計人數，賓主共有一百六七十人，席開十六桌，并以啤酒招待。敬酒時，第一桌將官席，不能馬虎，一人敬一杯，表示敬意。第二桌，開始時，原想照新郎新娘敬酒方式，「意思」一下而已。那知其中一位軍官抗稱：「敬酒還分階級！第一桌一比一對飲，這桌不該例外，否則，起立敬，罷吃。」這還了得，為了息事，只好援例一比一，結果，各桌援例，從中午一直喝到黃昏，十六桌下來，每位主人起碼喝了一百六十杯。肚皮再大，亦無法容納，當然邊喝邊吐，雖非醉臥沙場，却臥床兩日，有如大病一場。

未幾，新廠長履新，移交後，逕赴樹林到差。說來可笑，到差目的，旨在等候災變無辜受損補償金，用為川資，以便早日離開傷心地。根本無心工作，僅係肅規曹隨，敷衍了事。於是經常到台北「出差」，却不領出差費。有一天，夜晚

搭火車歸來，自樹林車站，按步當車，走回宿舍，途中發現有一輛牛車，停靠酒廠側門。定神仔細一瞧，原來是偷運整罈紅露酒。乖乖，這一定是少數非法之徒，裏應外合，大膽妄為。本想報警，再一想既有台中前車之鑑，何必再管而惹火燒身。但良心上，總是忐忑不安。迨後，有上級到樹林廠視察，同仁們却異口同聲稱讚我領導有方！真是天曉得。捫心自問，在台中盡忠職守，求好心切，不向惡勢力低頭，才會有人老想加害，事後并未獲得上級慰藉。而在樹林，行屍走肉，忽忽職守，却博得好評。黑白顛倒，是非不分，這是什麼世界！不禁悲憤唏噓。八月底，離職赴滬，全廠有上百員工代表在樹林車站列隊恭送，其情可感，但問心有愧。

在松山機場搭機之前，海關人員檢查行李，見我用粗布包包了一套二二八當時穿的僅有的冬天舊西裝以及盥洗用具，別無他物。他有點好奇，問我，「你是幹什麼的？」因為那時候搭飛機不是容易事，乘客少，穿戴整潔。記得一次乘頭等火車，自台中到台北，車廂內只有我與林獻堂二人。

三等車沒有玻璃，照樣客滿，一般人都穿木屐，可見當時貧苦景象。況搭飛機，一貧如洗如我者，一副窮酸相，怎不叫人懷疑。不過，海關人員應是只管檢驗行李，所以當時我反問：「你是幹什麼的？」

意思說，行李之外，縱有可疑，可叫警備保安人員盤查，海關無權過問。本來我就一肚皮怨氣，正好找到出氣對象。我是怒容滿面，對方則

微笑點頭放行了事。

### 幾度夕陽誰來慰問

回到上海，初期先在蔣伯英先生主持的大中華電影公司辦豆芽。心血來潮，想以二二八事件動亂為經，穿插一些愛情故事，再以阿里山、日月潭為緯，如此則點、線、面俱全。若拍成電影，在大陸各地發行，大家對台灣都有好奇心，一定創票房紀錄。大家閑暇無事擺龍門陣時，都有同感。於是便以「三十功名塵與土」，訂為片名，開始客串編劇。完稿之後，送蔣伯英先生過目，頗為欣賞，一拍即合。認定故事背景都具生意眼，到台灣實地開鏡，絕對有號召力。不過，應找行家潤飾一番，好好分鏡分場。爰介紹當時的曹雪芹，也就是與湯傑合演「王先生與小陳」飾演小陳的曹先生。曹先生頗有才氣，經他斧正後，更為生色。

定稿完成，送軍委會新聞局審核，結果，未獲通過，不准開拍。原因係政府政策不許再提二二八事件，藉以忘掉傷痛。

對我而言，這不啻又是一次創傷，沉痛的打擊。人生契合難料，假若我未遇蔣伯英，不會想寫劇本；假如劇本通過准予開拍，說不定也會吃電影這行飯。

「人生若夢」真若夢，怎會想到大家淡忘的二二八事件，四十五年後又會舊話重提。當時像我這樣受難的對象，比比皆是，今天誰來慰問。又怎會想到四十五年後，我仍在台灣重寫這段故事。

#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教授著

定價一二〇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臺幣一二〇元郵撥07393333-2 聖文書局帳戶。

## 聖文風流人物叢書

萬墨林等著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本書係萬墨林、張源、王培堯、丁兆豐、田維平、張或弛、劉半農、商鴻達等著。要目有：民國四大美人、徐志摩四角戀、蔡松坡鳳仙戀、喜豔親王劉喜奎、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末代狀元三角愛、坤伶主席新豔秋、賽金花本事全文、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內容精彩，老少各界咸宜。二十五開本，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定價新台幣壹佰伍拾元正，歡迎購閱，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

當年我受難，引起我寫劇本的動機；今年我絕無隱瞞也不誇大。難受，又刺激我寫實情的意念。不過，我可不願意像曹雪芹寫紅樓夢時，開宗明義就說：「甄士隱」，「賈雨村」。因為我說的都是真人真事，最後倒願意引用羅貫中說的話用為我的結論。